

揭穿郭晓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

于 文 郑 群 风



河南人民出版社

揭穿郭晓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

于 文 郑群凤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郑州

揭穿郭晓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

于 文 郑群凤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壹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3372

787×1092 1/32·1印张·12,000字

1966年7月第1版 196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0册

统一书号：T3105·357

定 价：0.09元

《河南日报》编者按 今天本报发表了于文、郑群风同志的《揭穿郭晓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一文，揭露了郑州大学副校长郭晓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的重大成果。

郭晓棠这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

郭晓棠曾经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以后又窃取了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的职务。他一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利

用职权，把持我省的某些刊物，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射大批毒箭。他不仅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肆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极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脱罪责，企图为他们翻案，为赫鲁晓夫、铁托之流辩护，明目张胆地宣扬修正主义，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而且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趁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时候，他赤膊上阵，杀气腾腾，别有用心地以写历史为名，提出要“好皇帝”的主张，并且阴险地提出采取“宫廷政变”和“农民起义”的办法，“立一个新皇帝”，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反动透顶的狰狞面目。

郭晓棠的罪恶活动再一次证明：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甘心自己

的灭亡，他们时时刻刻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我们和郭晓棠的斗争，就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

彻底清算郭晓棠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战斗开始了。全省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积极行动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口诛笔伐，奋起战斗，彻底斗倒、斗垮、斗臭郭晓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乘胜追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当前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我省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

广大革命群众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露了郑州大学副校长、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郭晓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揪出了这个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巨大胜利。

郭晓棠这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狂妄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人民活动。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当国内外阶级敌人刮起一股反华反共妖风的时候，郭晓棠急急忙忙披挂上阵，加入这个反革命的合唱队里，充当一名跳梁小丑，大肆向党进攻。在短短的几年内，他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各种方式，大讲、大写、大印其黑货，抛出了反动透顶的上百万言的所谓“著作”。在这些“著作”里，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他攻击的方面十分广泛，使用的手法极其恶毒。他的矛头直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竭力宣扬修正主义，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积极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

郭晓棠和“三家村”反革命黑帮一样，也是打着

“紅旗”反紅旗，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外衣，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郭曉棠的反黨活動狂妄得很，惡毒得很，無恥得很，拙劣得很。他為了反黨，把自己反革命武庫里的各樣武器統統搬了出來，全部用上，無所不用其極。他的黑手伸得很長，頭削得很尖，到處亂鑽，無孔不入，硬是要擴大他的反黨陣地。

不要以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以為郭曉棠只是寫寫、讲讲、罵罵而已，無足輕重，成不了啥氣候，那是極端危險的，是最大的糊塗觀念。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抓上層建築，先抓意識形態，做好輿論準備，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事實正是如此。郭曉棠進行的一系列反黨活動，最終目的是要顛覆我們的無產階級政權，實現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因此，必須剝開他的畫皮，把他欠下的債徹底算清！

赤膊上陣 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同志總結了我們的革命和建

設的實踐經驗，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我國人民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鼓舞下，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干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在各個戰線上迅速地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走出了一條我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以後，由於蘇聯修正主義的破壞和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我國遭受了暫時的經濟困難。一貫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郭曉棠，認為時機已到，就迫不及待地拋出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講義》、《歷史主義還是反歷史主義？》等極其反動的小冊子和講義，集中攻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攻擊黨中央。

郭曉棠一九六二年四月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講義》一書中，借批判唯意志論派為名，調轉了矛頭，惡毒地攻擊我們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唯意志論”，誣蔑我們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他說：“唯意志論派認為蘇維埃國家有特殊的作​​用，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可以‘創造’經濟規律，也可以‘消滅’經濟規律。……因此，學習這一節時，對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对我们总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接着，他更露骨地说：“我国自一九五八年出现大跃进以后，也有过象斯大林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指唯意志論——引者注）类似的倾向。有人认为，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力量无穷，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干，……显然，也是一种唯意志論的倾向。……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和严重危害。”

郭晓棠骂了我们是“唯意志論”，还不甘心，又给我们加上了“冒险主义”的罪名。他说：“如果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全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那么，在政治上，必然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因为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倾向是相联系的。如果在政治上出现了冒险主义，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让冒险主义者任意摆布，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带来很大的危害。这一点，我们是有深刻的经验教训的。”请注意，郭晓棠所谓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就是肯定我们已经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的前言中，郭晓棠更进一步攻击我们的总路线是“错误”的。他

說：“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經驗。……从失敗的經驗中来糾正我們理論上和工作中的錯誤。”按照郭曉棠的本意，“糾正”就是推翻，不过他不敢明說罷了。

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下，各个战綫上都取得了輝煌成就，这是鉄的事实，連美帝国主义、現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不敢否认，郭曉棠之流怎能否定得了呢？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蓬勃发展的今天，在世界人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一小撮社会渣滓妄想阻拦时代的巨輪，这才是地地道道、貨真价实的“唯意志論者”，这种人必将被軋得粉身碎骨。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郭曉棠非常武断地判定我們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錯誤的。那么，他要的是什么样的路綫呢？这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讲义》里，可以找到答案。請看事实吧，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全面的系統的修正主义綱領。这一年的十二月，郭曉棠就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讲义》的前言里，向我們推荐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經濟学教科书》。并且說明，这部教科书是“一九五六年

苏共二十大后又进行了二改二版，一九五九年苏共二十一大后又进行了三改三版。”郭晓棠为了抬高这部修正主义教科书的身价，还特地说明，教科书是根据斯大林的指导思想编写的。又说：“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是一个唯一的学习榜样。因而进行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世界，特别是对各人民民主国家，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这真是弥天大谎。谁都知道，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大反斯大林的会议，他们绝不会再改编出符合斯大林的指导思想的教科书，而只能是修正主义的货色。在这里，郭晓棠企图打着斯大林的旗号，来证明苏联修正主义者重新改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正确的。他所说的“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的目的，说穿了，就是妄想我国人民放弃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走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演变”的道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现在不会走，将来也不会走，我们子孙万代永远不会走。我们中国人民坚决走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任何阶级敌人阻拦不了的。

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阴谋被彻底粉碎后，

郭晓棠利用各种場合，想尽了种种理由，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开脫罪責，企图为他們翻案。他在《关于学习社会主义建設理論的几个問題》中說：“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是我們党内一些在政治上的动摇分子和不坚定分子。……有些人参加革命好多年了，本身又不是資产階級出身，但是由于思想沒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发表了一些錯誤言論，对这些人應該作为思想改造問題来处理。”他又在《論世界觀的改造問題》中說：“为什么会产生右傾机会主义思想呢？……在革命过程当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路綫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呢？在这种复杂的斗争情况之下，在革命队伍的內部往往发生一些分歧的意見。”請注意！按照郭晓棠的說法，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可見他們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参加革命好多年了，本身又不是資产階級出身”，可見他們不是反对革命；这些人只是“发表了一些錯誤言論”，和党只是在“策略路綫”上有“一些分歧的意見”，可見他們不是反党。照他这样說来，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罪恶活动，一点影子都沒有了，还不該翻案么？

郭晓棠以讲历史为幌子，公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个“好皇帝”，妄图煽动阶级敌人造反，阴谋实现地主资产阶级复辟。他在《历史主义还是反历史主义？》这株大毒草中，念念不忘地要个“好皇帝”，和“三家村”黑帮的《海瑞罵皇帝》、《海瑞罢官》等毒箭相互呼应。他明目张胆地说：“要求有个好皇帝，这实质上是个政权问题。因为有了好皇帝，才能輕刑罰、薄稅斂，才能国泰民安。”那么怎样才能“有个好皇帝”呢？郭晓棠阴险地提出了两种办法：一个是“用宫廷政变的办法”；一个是“采取农民起义的办法，自己立一个新皇帝，以实现改革政治的目的。”請同志們注意，郭晓棠所提的这两条計策，就是号召阶级敌人起来造反。他所說的“宫廷政变”，就是煽动暗藏在党內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搞“宫廷政变”，从而达到篡党、篡軍、篡政的目的。叛徒赫魯晓夫就是用这种办法篡夺了苏联党政领导大权，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的。郭晓棠所謂的“起义”，就是号召地、富、反、坏、右进行暴乱，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就是由裴多菲俱乐部一群反共知識分子，首先制造輿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

起来的。郭晓棠长期以来，一直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輿論，为阶级敌人造反出謀献策，这不恰恰証明了他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动文人一类的角色嗎？！当然，郭晓棠的这些痴心妄想是徒劳的。我們有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有伟大的領袖毛主席，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人民，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切牛鬼蛇神的阴谋活动，都将被碰得头破血流。

郭晓棠的这些罪恶活动，不仅表現了他对我们党的刻骨仇恨，同时也反映了他內心的絕望和恐惧。一切反动的統治阶级，在垂死的时候，总是不甘心自己的死亡，总是要作最后掙扎的。郭晓棠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他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誣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只蒼蝇嗡嗡叫，絲毫无損于我們党的伟大光輝，只能更加暴露他們的罪恶面目，激起革命人民的憤怒，加速他們自己的灭亡。

狂妄地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系統地、創造性地发展

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战胜帝国主义、現代修正主义和一切敌人的最强大、最銳利的思想武器。林彪同志說得好：“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規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綜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經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嶄新的阶段。”毛主席的书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奋勇前进。帝国主义、現代修正主义和一切敌人最害怕、最仇視毛泽东思想。他們深深懂得要反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必須首先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郭晓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他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

近几年来，当全国和全省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郭晓棠借“讲述”毛主席著作之名，狂妄地恶毒地攻击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曾經死皮賴臉地周游了安阳、新乡、焦

作、博爱、沁阳、林县等地方，大做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报告”来了。他的所谓“讲述”就是反对。首先明目张胆地极力贬低、诋毁毛主席著作。他在《〈实践论〉讲述》中说：“我们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前面大部分文章是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各个方面的具体经验总结，最后两篇文章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性或思想性的总结。”又在《〈矛盾论〉讲述》中说：“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以外的其他著作，不是哲学著作，是总结研究具体工作经验的著作。”在郭晓棠看来，毛主席的著作，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外，其他著作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是“具体经验总结”，那自然不是伟大的革命理论了。就是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天才的哲学著作，郭晓棠也从来不承认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伟大发展，而把它贬低为只是“对辩证法作了全面的综合研究与深刻的解释和发挥”。你看，这不是极大的诬蔑吗？！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绝不是郭晓棠之流所说的只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众所周知，毛主席写了一系列精辟的哲学著作。在毛主席的全部不朽的著作中，充满着光辉的哲